

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贾 鹤

当“春天”两个字在唇齿间轻轻滑落，我嘴角的弧度会不自觉地上弯，眼神里的光波会不自觉柔和，“春天”这两个字仿佛带着神奇的魔力，它彩色了万物，挥别了阴霾，撒播了希望，美好了情怀。

古往今来，歌颂赞美春天的诗句浩如星河。在古龙笔下，春天是妙龄少女的柔情眼波，是英俊少年颈上代表梦想的红巾，是江南杏花烟雨里的绵绵情思。在诗人笔下，春天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浓墨重彩，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清新雅致，也有“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恬淡安适。在词人眼中，春天有“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花团锦簇，也有“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写意洒脱。在多情人心里，春天有“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的刻骨相思，也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散淡闲愁；在歌者的吟唱中，春天是“阳光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的少年锦时，也是许多年前，那个抱着破木吉他的流浪歌手倾诉着“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春光里”的旧日情怀。

在不胜枚举的描绘里，春天无一例外是美好的。我闭上眼睛，闻到春天的味道，那是万物萌发，勃勃向上的清新活力；我伸出手去，触摸春天的质地，那是浅草萌芽，花儿吐蕊的鲜活柔嫩；我侧耳细听，还不时有啁啾鸟鸣。这样一个暖风如熏的午后，漫步在河堤上，欣赏着沙河两岸如画的春色，胸中涌动着一种说不清的情愫，任由思绪穿越眼前的景物……

很多年前的春天，我来到当时还被称为内陆特区的漯河。如果人生也有四时之分，那时的我也刚好处在人生的春季，对未知的征程有期待、有担心、有害怕，因为不确定会遇到什么难题和挑战，对于一个初出校门远离父母独自要开启职场生涯的菜鸟来说，许多的担忧困扰着我。该来的总会来，当第一次被领进办公室，面对举止自若的办公室同事，更显得我手足无措。清楚地记得，我第一天的工作经历就是老实坐在指定的位子上，看了一天文件。下班的时候听同事说，可以走了，才长吁一口气。上了一天班的感觉如同考试一样紧张，走在回去的路上，看着路边零星的小花，虽不起眼也有春天的生机，觉得自己也仿如那花，努力为装点春天绽放色彩。

文化品评

■李东丽

第四届诗词大会播出时，我们全家人期期不落，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享受比赛的惊心动魄与诗词的美好，感悟古典文化的魅力。我们时而为自己能正确回答而沾沾自喜，时而为选手捏一把汗；我们惊叹于选手的诗词储备量，感叹于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听着嘉宾对诗词的点评、介绍，对古人的才情肃然起敬，对那样一个充满浪漫、充满诗意的时代充满向往，真想穿越时空去感受一番。

古人为什么能写出如此优美的诗词呢？因为古人活得真，活出了真性情，敢于“天子呼来不上船”；因为古人有情，有“临行密密

丘阿朗闻言突然产生了警觉：“什么什么？从东边跑来的难民？”

吴阿富却有些不以为然：“怎么了？日本人不是从东边杀过来了吗？人杀了那么多，有人跑出来不是很正常吗？大哥这次不知是这里根基不稳，还是要等那个女娃长大一点，就娶了给我当嫂子呢，真是的！”

丘阿朗呼地起身：“如果是东边来的那就快追！”

吴阿富不解了：“为什么？为什么从东边来的就该追？西边来的就不追了？”

丘阿朗有些语塞了：“啊，不，我的意思是既然大当家的有那个意思，那就得追呀！”

吴阿富追问：“你不是说追不上了吗？我说你这个人不，虽然来山寨时间不长，倒是和大当家的对上眼了，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是？”丘阿朗已经知道自己被吴阿来看中在山寨当了三当家的，惹得这个二当家的不高兴，所以他就处处给自己难堪，但由于自己在这里根基尚浅，寻常也就让他三分，此刻，见他又和自己较劲，忙躬身道：“不，不，二当家的误会了，我是说咱们……”

“咱们个球！回去！”吴阿富对他看也不看，扭头就走。

旁边的土匪麻脸跟着走了几步，忽然对吴阿富说：“二哥，就这么回去了？”

“不回去还能干什么？”

麻脸指了指山下：“您看！”

吴阿富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远处的山坳里几缕炊烟袅袅升起，似乎还有狗叫声顺风传来。

吴阿富问道：“你的意思是？”麻脸满脸讪笑道：“二哥，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们还不顺手捎带他一下？”

“那是什么地方？”吴阿富问道。

麻脸近前道：“前几年我和大当家的去过那里。那是穹庄，和旁边的中庄、七庄连在一起。因为离咱们山寨近，再就是他们那里实行了连保，一庄有事，三庄呼应，老百姓的心很齐，所以大当家的从不让动他们，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小的想啊，那里的女人肯定不少，能抢的东西也不会少，您就当一回家，让弟兄们去捞一把，顺便泻泻火吧！”

“是呀，二当家的，弟兄们快憋出毛病了

春风十里不如你

那些日子，每天都怀着无比诚挚的心情，生怕工作出一点儿错，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最放松的事莫过于每天下班时步行走在回去的路上，可以欣赏早上无暇顾及的城市春色。也会在周末时独自一人 在河堤上转悠，望着美景，一吐胸中郁闷之气，很容易就忘了自艾自怜的烦忧。

当我一点点褪去怯懦羞涩的外壳，总在感叹时光的匆匆。我在日渐世故的人事中想念那个曾不谙世事、单纯倔强的自己，也想念那个给过我无限抚慰的春天。四季的更迭里，我们成长蜕变，小城的春天，也一年美似一年。

那年的春天，终于和相恋十年的男友走进婚姻的殿堂。拍婚纱照时，正值草长莺飞的三月，油菜花的鲜丽亮黄铺满了河两岸，泰山桥下满树盛放的灼灼桃花映衬着新人眼眸里的无声喜悦。在摄影师的提示下，我们摆着各种秀恩爱的造型，镜头里有些僵硬的肢体语言定格在照片上，张张满溢甜蜜，那是相爱才有的味道吧？那天，看到的一枝一叶、一草一花、一石一椅都那么可爱，桃红柳绿下的无边春色，也只为映衬世间爱侣的深情相拥，心怀爱意的人感受的都是欢喜和美好。耳旁仍回响着那时的笑语，我看到那两张年轻的面庞，他们眼神中闪耀的光芒，他们脸上写着的笑意，隔着时空，我仍能重温那时的幸福，和那幸福背后一季的光华。

昔日的戏谑犹在耳边，只仿佛一个悠长午觉的时间，我已经人到中年。客厅里悬挂的婚纱照里，挨着头的两个人依然笑得傻傻无忧，我能擦落照片上面的灰尘，却拂不去岁月落在我们身上的尘埃。婚姻是穿衣吃饭，是相守相伴，是夜半梦醒时身边人香梦正酣的踏实满足，长长日子里的柴米油盐混沌了想念、心动、感性，日复一日逐渐老去的除了容颜，还有最初的心，就连嫉妒、恐惧、担忧、害怕、喜悦、激动……层层鲜活的情绪仿佛也都在慢慢钝化，已经波澜不惊，在温柔的时光之水中沉溺。

在某个默然对坐、相顾无言的早晨，听身边人说了句“你看我头上都有白头发了”，很平常的一句话，却落在了我心上，泛起无数酸楚的柔情。如果感情也要历经春的萌动，夏的炽烈，秋的丰润，冬的绵长，才能修得一生一世的圆满，因为缺乏，所以向往，我们向往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向往寄情于山水的自由自在，向往诗情画意恣意流淌的美好时代……

好在，古人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诗词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于是我们

莫大的幸福。而今，走在这无边春光里，仍能感受幸福的真意，已然满足。

诗风词韵

三月（外二首）

■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

三月，燕子衔来了春天
春天，从此不再安分
有时，一阵风，飘来一场桃花雪
有时，一阵雨，荡来嫩嫩的柳絮
我，只看见燕子又衔来一根纤细的枯枝

三月，百灵鸟叫醒了春天
春天，从此开始骚动
白天，寂静无声
夜晚，叫春的猫狗夜嘶喊
仿佛将这个春天独自霸占

三月，昆虫掀开了春天
春天，就像是一种赏赐
它赏给大地一层层翠绿
掀开翠绿，鲜活的生命正在繁育
而我，只想在春天里得到更多的赏赐

香椿芽

三月，香椿芽睡醒了
伸了伸懒腰，对着太阳笑了笑
深情地向大地抛了一个媚眼
枝头满是春天
我，似乎听到春天里有
母亲淘洗野菜的声音
母亲要把野菜做成一锅懒豆腐
让懒豆腐去沾染一些香椿芽的馨香
于是，春天也悄悄地喂饱了自己

荠菜

三月三，荠菜一夜成名
它隆重地登上了乡音大舞台
唱响了祖国各地
每个餐桌上都在赞美它的名字

借用他们的诗词来慰藉贫瘠的心灵、滋润干涸的心田，借用他们的智慧，让自己变得“腹有诗书气自华”，让内心变得丰满而充盈，成为一个饱满有质感的人，成为一个爱诗词、爱传统文化的人。

通过观看诗词大会，我明白了：没有什么事是不需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尤其是读诗词时，我惊叹于诗词的浑然天成、酣畅淋漓，殊不知古人也有“读书破万卷”的努力，也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艰辛创作，“推敲”佳话更是流传至今。我感慨他们的努力，更欣赏他们做学问的毅力和定力。作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吾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仍需努力！

《沧海残阳》 长篇小说连载（三十一）

■余 飞

呢！”另外几个土匪也跟着附和起来。

见吴阿富有些犹豫，麻脸又凑上来说：“老百姓不都骂咱们是贼吗？那咱就得按贼的规矩走哇！”

吴阿富明白了：“什么规矩？”

麻脸狞笑一声道：“自古以来就是贼不空回嘛！”

丘阿朗看吴阿富有些动心，急忙上前喝道：“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不是？没有大当家的号令，谁敢随便行动？”

麻脸已经看出吴阿富对这个新来的三当家的没什么好感，就故意挑拨道：“算了，既然是三当家的不让，咱们谁还敢去呀？二当家的，三当家的说话了，咱回去吧？”

吴阿富果然被激怒了：“这里还轮不到别人说了算，奶奶的，管他什么规矩不规矩，弟兄们，跟二哥撒欢儿去！”

“还是二哥好哇！”土匪们一声呼哨，像一群饿狼一样朝着山下冲去。

丘阿朗看拦不住，无奈只好也随着冲了下去。

就在吴阿富带人扑向山坳里村庄的同时，在已经离开他们很远的一处崖壁下，一个很隐蔽的寮棚悄悄出现了。寮棚里的地上铺着厚厚的草，草堆上躺着刚逃到这里、已经病得坚持不下去的女人。

女孩纤儿正跪在身边给她喂水：“阿妈，您再坚持一会，阿爸抓药去了，等阿爸回来就好了啊！”

女人喘着气说：“纤儿，阿妈怕是不行了，看来我是回不了你阿爸的老家里了，真舍不得你和你阿爸呀！”

纤儿哭了：“不！阿妈，说好的咱们一块回大陆的，您可不能把我们撇下呀……”说着又大哭起来。

“纤儿他娘！”随着喊声，男人已经闪身进

了寮棚，看到女儿扑在女人的身上痛哭，一下子也扑了上去大叫起来。

“阿爸，你看阿妈……药抓回来了没有？”纤儿哭着说。

男子道：“我……阿爸采来了草药，你快去煮吧！”

“不用了。”女人已经缓缓醒了过来，她拉着男人的手艰难地说：“你回来就好了，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我真没用，跑了一天也没找到郎中，不过我采的有草药，能治病的，纤儿快去煮哇！”男人又吩咐道。

“别忙活了，我的时候不多了，咱一家人多说说话吧！女儿，来，坐到阿妈身边来！”

纤儿顺从地坐到了女人身边。

女人又道：“来，他阿爸，你也坐过来！”

“哎！”男人也顺从地坐了过去。

日光从外边射了过来，洒在这拥在一起的一家人身上。

“你不是去取东西了吗？取回了没有？”女人挣扎着问。

“为了给你买药，我还没顾上去取！”

“也好，放在那里也许比在我们身边安全呢！”

“现在治你的病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你能好起来，我才能有心做别的事呀！”男人把女人揽在了怀里道。

女人长出了一口气：“唉！你说我这身子骨咋就这么不争气呢？连累了你和女儿，我……”

“别难过了，这就是命，我认！”

“唉！他阿爸，你说咱这辈子……”

“让你跟着我受了一辈子苦，我心里不好受呀！”

女人却是摇头道：“不。你知道吗？我和我的阿妈一样，都是山胞里最幸福的女人呢！小时候我听阿妈说过，你的爷爷是施琅将军的马夫，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公益讲座预告

2019年3月9日（周六）上午9点，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将在新闻大厦三楼西漯河日报社多功能会议室举办公益讲座，主讲嘉宾为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姚智清，主讲题目为《洛水上的一声叹息——<洛神赋>的文学解读》。

全公益，全免费，欢迎参加。
讲座现场有幸运抽奖，幸运奖六名，奖品为精美书籍；水韵沙澧文艺副刊为水韵沙澧读

书会资深会员、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免费订阅（50份）2019年《河南诗人》杂志（全年），现场签到领取；其他到场人员均有精美礼品赠送。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扫描此二维码可报名



言传身教好家风

■刘俊玲
瞧，远处走来了一家四口：一双儿女手挽着手，左边爸爸，右边妈妈。左边的爸爸从赋上白衣天使的光环开始，就乐此不疲，一年四季不停歇地疾驰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其动力何在？自身的医德、领导的指示兼而有之，但更多的则是来自爸爸家族勤劳务实本色的涌动。右边的妈妈自从贴上人民教师的标签，就披星戴月、朝五晚九地投入教学中，肺部里呼吸的是教育要时时更新的气息，血液里涌动着的是书香门第、好学上进的热情。虽然她始终还没有达到理想的至高点，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学问的登高礼拜。寒暑易节，日夜更替，一双儿女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报团取暖中，也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地传承了他们勤劳、好学的家风。

这个四口之家，正是我家！
每天，先生带着对家庭的眷恋、对未来的憧憬，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我全力以赴地忙完工作，处理好家务，就全身心地浸泡在读书、看报的必修课中。儿子也常常偎依在我的身旁

有模有样地看卡片书，读累了趴在我的膝头睡着是常事。

有时我也疑惑：他到底看懂了没有呢？我就让他再视书中情节，或创造性地让他回答一些问题。结果，他不仅把书中的画面如实表述，回答得还相当有逻辑性。我知道，儿子有读书的兴趣和良好的悟性。随着他读书量的增多，他已经不满足于读绘本了，我和先生就开始轮流给他读书，书籍有我们代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成了枕边书。每每听读时，儿子那一双小眼睛都瞪得溜圆，情绪也时不时地随着情节起伏，餐桌、床榻、散步途中都是我们舌战的舞台。再后来，他又软磨硬泡地缠着让我们给他办借书证。他说，《名人传》能让他心平气和，知道自古英雄多磨难；《寻宝记》能克服我们家外出旅游条件较差的弊端，从书中认识世界也是最好的补缺；《史记》能给他世事兴衰的启发，能引起他的思考。我们身上的勤奋、吃苦、好学，早已融入他的骨子。

儿子如此，女儿亦然，我们言传身教出来的勤奋、好学之风，他们心领神会并融入血液！



文艺小方桌活动预告

主题：心灵的抵达 深情的回望——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风情
时间：2019年3月下旬
某周五晚上
地点：待定

要求：参加人员提前阅读王安忆的文字，带着读书心得到场；保持衣着整洁；需关闭手机；不带10岁以下孩子。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扫描上面二维码可报名

相识，可他却以性命相托。我想日本人为了郑家兄弟身上的东西不惜搭上那么多人的性命，这东西一定是日本人最怕中国朝廷得到的。郑光，他一个琉球人，日本人为什么要追杀他呢……”

“是呀！以前只知道日本人叫倭寇，不但在大陆的海边烧杀抢掠，这几年听说他们还强占了琉球，但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他呢……”

女人想知道，但谁能告诉她呢？男人也想知道，只有问着自己：是呀？到底是因为什么……

随着渐渐低落的话音，他们的眼前浮现出那个恐怖的雨夜——

那是在靠海的一片山林里。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一间简易的窝棚被狂风吹得瑟瑟发抖。窝棚里，如豆的灯光下可以看到草铺上躺着女人和她的

女儿，一阵风吹来，灯摇曳不定，男人急忙用手挡风。

女人说：“让它灭了把，这风刮得让人想睡也睡不着。”

“你听！”男人似听到什么声音。

女人也坐了起来，侧耳听着外面。

一声炸雷响过，喊杀声和刀枪相击的声音相继飘来。

男人呼地吹熄了灯，并顺手从草铺下拉出了一把鱼叉就要往外冲出。

“你干什么去？”女人拉住了他。

“山下的寨子里可能出事了，我出去看看！”男人说着就要挣脱女人。

“听！”女人和男人同时屏住了呼吸。男人示意女人看好睡熟的女儿，自己则蹑手蹑脚来到门口，把吊在门口的草帘揭开一条缝往外望去。

泥泞的山道上，一个身影脚步踉跄着往这里跑来。

（未完待续）

